

第七册

毛奇齡全集

(清)毛奇齡撰 龐曉敏主編

學苑出版社

經集

白鷺洲主客說詩 一卷

一

續詩傳鳥名 三卷

四三

昏禮辨正 一卷

一四五

廟制折衷 二卷

一九七

大小宗通釋 一卷

二七九

北郊配位尊西向議 一卷

三二五

目錄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

卷全

序論

說笙詩四條

說雁詩十二條

說雉詩四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又晚晴

文輝克有較遠宗姬演

白鷺洲主客說詩

宣城施愚山以少叅分守湖西講學于吉安城南之

白鷺洲會楚人楊耻庵

名洪才

率其徒數人東來而予

以避人故居撫州之崇仁縣愚山移帟于崇仁縣令

使之招予及予至而講會畢矣乃留三日與耻庵諸

君盤桓洲間偶有所講輒寫記于版康熙戊午予應

聘至京

御試後與愚山同授館職過愚山于宣城會館夜飲
出所講寫記相示予因轉錄其講詩者主客數條以
誌勝事陽榦客也陰榦主也客不一而主一者耻庵
之徒不一人而予則一也時同館宣城高阮懷諸城
李漁村任丘龐雪崖皆聯席知狀云

甲曰鄭風多淫詩而夫子錄之于經何也乙曰非淫
詩也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
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可施禮義者
也皆弦歌者也向使爲淫奔詩則不惟禮義所絕幾

見有淫詩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詩何詩謂可以合
之舜之韶武之武與夫在朝在廟之雅頌耶
又曰漢王式爲昌邑王師昌邑王亂武繫獄當死治
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
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假使
淫奔之詩如此其多則導之不足何有子孫以淫導
淫式之罪可勝誅乎

又曰武五子傳郎中令龔遂諫昌邑王有云願王內
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
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若果淫奔之詩藉藉而有則昌

邑所中詩不篇六

丙曰然則鄭聲何也乙曰鄭聲非鄭詩也子夏對
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
類而尚不同若詩一聲則重不為一極者曠詩言
志聲依永聲與詩分明而事故月錄曰論語鄭聲
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淫于平曰淫雨過于時曰淫
溢于詩曰淫聲以溢詩詩豈能溢聲乎孔氏詩類
且謂鄭衛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衛詩三十一篇
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篇不過七之五豈繫以二國
詩篇絀淫深淺哉夫子當以樂言不當云放鄭聲

矣。况放者說文逐也。廣韻去也。左傳正義放棄之也。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明言佞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是垂戒收卽是放。則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既已作韶樂以示法。則又復作鄭樂以示垂戒。韶鄭並作觀者將謂何。甲曰。然而詩原有垂戒者。小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垂戒詩必用戒語。如小雅刺讒刺暴皆傍人指數之。未聞讒暴者自道其讒態與暴狀也。刺淫亦然。故漆洧東門實有刺言。氓蚩蝮蝥全用戒語。他皆非是。且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焉。此

謂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

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婦自道其所淫故也。鄭詩多此。衛卽不然矣。故朱氏謂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豈無見耶。曰。往以此二語質之張子南。士南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毒嫪之言也。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各有耻。自三古至于今。自南極至于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豈獨此一方人比戶閭閻皆以獻門娼自居者。凡鄭詩之所謂叔兮伯兮。君子子都。皆友朋相憶託詞。此事離騷所謂蹇修姚姱。古詩所謂美人君子。皆託比之詞。

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誣爲淫婦贈淫夫而不之察也予曰雖然詩有自言女求男者雉鳴求其牡非與南士曰此則誣詩益甚矣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音妣與軌押謂夫濟雖盈不使濡軌雉之鳴當求其類正深厲淺揭之意也其必押牡不押牡者老子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淮南子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大戴禮記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古皆以牝押紙不以牡押紙可驗也然則陰陽牝牡各求其類詩未嘗誤而乃以誤本之文竟誣爲原詩之句學何事矣且子過矣據云衛詩男

求女鄭詩女求男男女異求將以定二國淫亂之優劣而以觀求牡之詩實耶詩也衛人女求男而反以大淫當放淫七之五厚誣之鄭鄭能服乎予當時已避其言

戊曰然則彼姣童兮亦友朋相憶之詞耶何以言之乙曰此在東林講會中有成說矣當時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也忠憲未能答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風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璫張衡淫奔耶傍一人不

平遽曰然則彼狡童兮稱爲狡童非淫奔乎曰亦非
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狡童兮
不與我好兮其所稱狡童者受辛也君也君淫奔耶
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又曰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
詩

又曰朱黎立武作經論中有云少時讀箕子禾黍歌
惻然流涕稍長讀鄭風狡童詩而淫心生焉出而視
隣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夫猶是彼狡童
兮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
生淫心者豈其詩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詩

當慎矣。從來君臣朋友間不相得，則託言以諷之。國風多此體，而廷臆解說，鍛成潘失，恐古經無邪之旨，必不若是。此宋末儒者之言，立武字以常。宋國子司業臨江人。

又曰：先仲氏曰：「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與古詩思君不能餐，思君不能寐，正同。此是詩例。儒者不識經，常亦識。例如風雨淒淒，懷人之最雅者。二南原有「既見君子，一餽此在」三百本文，所自有者，而一爲后妃之德，一爲潘奔，何以爲說？豈風雨淒淒八字中有潘具耶？